

时光与你有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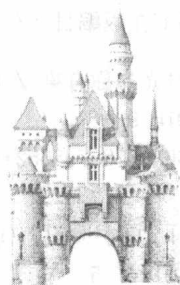
临渊鱼儿
作品

念念不忘，终有回响
——
如果想念有声音，它一定会在她离开的时光里
——
一遍一遍地说着：我爱你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他是她最棘手
最难缠的病人

她是他最赤诚相待
的亲密爱人



时光与你有关

临渊鱼儿 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光与你有染 / 临渊鱼儿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6.9
ISBN 978-7-5552-4370-0

I. ①时… II. ①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1103号

书 名 时光与你有染

著 者 临渊鱼儿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
特约编辑 崔 悦

装帧设计 李红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20

字 数 300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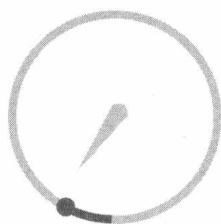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370-0

定 价 36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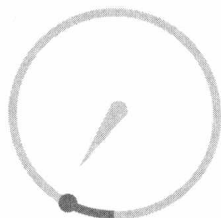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 CONTENTS



第一章	当时只道是寻常	001
第二章	你是世间最好的相逢	022
第三章	温柔的坚持与守望	037
第四章	时光荏苒已七年	067
第五章	念念不忘终有回响	089
第六章	如果最后等到你	118





目 录 CONTENTS



第七章	唯一的掌上明珠	152
第八章	千山万水只为你	187
第九章	如果想念有声音	228
第十章	时光与你有关	258
番外一	春眠觉晓	305
番外二	甜蜜剪影	311
后记		315

第一章 当时只道是寻常

一个寻常的午后，市人民医院中医部医师梅苒收到一条看似不寻常的短信。

“你好！我是市人民医院急诊部王医生，你的领导出车祸正在我院抢救，现在急需住院费和手术费十万块，请立刻把钱打到此账号：工商银行 62XXXXX7954，王飞红。耽搁撤你的职！”

领导出车祸？看起来貌似还很严重的样子，梅苒连忙发了一条短信过去：他人现在怎么样了？

那边很快就有了回复：已脱离生命危险，正在输氧，请立刻汇款！

梅苒松了一口气，握着手机慢悠悠地打字：这样吧，王医生，我给你加五万，麻烦你把他的输氧管拔了。

几秒后，“王医生”的信息就追了过来：你什么意思啊？他可是你领导！

梅苒不慌不忙地接道：是我让人撞的，我早就看他看不顺眼了。

“王医生”行骗三年顺风顺水，此番遇到如此销魂又强悍的反骗计还是首次，心里不免有些愤愤不平：“好吧，你赢了，你忙吧，不打扰了！”

梅苒缓缓弯起唇角。

一旁的小助理伸长脖子看过来：“师姐，都这个点了，你怎么还不下班啊？”

她也有些无奈：“还有一个预约病人。”

田甜把手里的药材、小秤放下：“很重要？”

“上面特地交待下来的，算是硬性任务，”梅苒的嗓子有些不适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“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的大人物。”

田甜来了兴趣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看看。”梅苒看了眼预约记录本，在未打钩那一栏找到了一个名字，“傅时谨。”

门外的雨又下得大了些，细细密密的雨点仿佛一束束银针，带着一股狠劲扎向地面，翻卷着溅起朵朵晶莹的水花。

田甜托腮猜测着：“这位帅哥估计是被大雨堵在路上了。”

梅苒不由得好笑，打趣她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帅哥？”

“名字啊！这么好听的名字一定是帅哥！”

响雷阵阵，雨声沥沥。

梅苒不得不扬高声音：“这么笃定？”

田甜还想反驳一番，不料抬头竟看见一个撑着黑色长柄伞的男人正拾级而上，隔着雨帘看不清容貌，只看得出他身形颀长。

屋檐下的红灯笼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车辆鸣声不止，行人匆忙过往，可奇怪的是，那人在雨中却走得不慌不忙，仿佛天生就有一种沉稳的气质。

反正也无聊，梅苒难得起了戏谑之心，想打击一下这初出茅庐天真烂漫的小师妹：“这个叫傅时谨的男人……”

田甜看得几乎失了神，待那人渐渐走近，收拢了雨伞，随后伸手推开了玻璃门……她这才如梦初醒，突然听见耳边掠过一道甜软的声音：“说不定是个满脸麻子的矮冬瓜。”

不、不矮啊！

“师……师姐，你的病……”田甜舌头都捋不直了，一连说了几个“病”字，“人……他好像来了。”

湿润的气息被风卷进来，梅苒抬眸一看，眼前站着一个男人，白衣黑裤，眉目清冷得如同城外覆雪的青山，全身透着一股淡漠疏离的气息。

他身后是一道密集的雨帘，那双微冷的深眸，此刻正静静地看着她。

梅苒的手从预约记录本上移开，缓缓地问：“傅时谨先生？”

淡定如斯，仿佛那句“麻子矮冬瓜”不是出自她的口。问完耳根却悄悄红了半边，心中暗忖：雨声那么大，刚刚那句话，他应该没听清楚吧？

“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”

答案已昭然若揭。

梅苒事先看过他的病历，他有偏头痛，先前是西医治疗，出现药物副作用导致病情加重……

“手伸出来，我把一下脉。”

旁边的小助理夸张地啊了一声，激动得小脸绯红，梅苒这才注意到男人放在号脉枕上的那手，骨节分明，修长如竹，有说不出的养眼。

她神色如常地收回视线。

把过脉后，梅苒又简单地问了一下病情，心中大概有个底，开始低头写药单。

她虽算不得是半路出家，可始终没法把字写得龙飞凤舞叫人看了晕头转向，所以轻易就被人捉住了错处。

男人捏住她的笔，沉声道：“这里写错了。”

声质清冽，还带着些许的沙哑，仿佛羽毛轻扫过心间，酥麻麻的。

梅苒注意到他长指压着纸面的那处，顿时明白过来，不免有些窘。

原来她不知怎的犯了个以前不曾有过的小错误，把“谨”写成了“瑾”。

好不容易送走一尊大神，没一会儿又来了几个病人，梅苒也顾不上吃饭，这一忙就忙到了天色微黑，雨也停了。她扶着酸疼的腰：“走吧，请你吃饭。”

被折腾得蔫蔫的小助理一下子双眼冒光：“我们去吃西餐吧，新开张的店，我有代金券！”

两人各点了一份黑椒牛排、法式黑松露鹅肝酱和意大利面，好吃得恨不得连舌头都吞下去。

吃着吃着，田甜突然有些坐不住了：“师姐，这会不会很贵啊？”

她手上是有三张一百元的代金券，可似乎不能叠加使用啊！

梅苒正切着牛排：“没事，我请客。”

田甜放下心来，絮絮叨叨又开始说起路上的话题：“我就说他一定长得很帅吧？亏你还说人家是……”她笑得前俯后仰，“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。”

“不过，傅时谨这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呀，不知道在哪里听过呢。”

梅苒饥肠辘辘，埋头苦吃，并没有搭话。

餐厅换了一首抒情歌，对面的小姑娘突然变得感伤起来，唉声叹气的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昨晚我不是熬夜看《中国好歌者》吗？天后余声也唱了这首《你是世间最好的相逢》，虽然唱得很好听，可跟我的女神比，差得远了！”

梅苒随口问：“你的女神是谁？”

“你有没有听说过七年前轰动乐坛的传奇歌手 MR？”

梅苒握着刀叉的动作一顿，慢慢摇头。

田甜语音略带哽咽：“她就是我的女神啊，虽然如同昙花一现，只留一曲成绝响……我们为了纪念她，特地……”

梅苒直接一口水喷了出来，不敢相信地问：“追思会？”

她怎么不知道 MR 死了？

“是啊，”田甜吸了吸鼻子，眼眶红红的，“这是我们 MR 粉自行组织的活动，就在这个周末，你要去吗？”

梅苒想了想那画面顿觉遍体生寒：“不用。”

气氛凝滞。她又问：“那个节目，你最喜欢哪个歌手？”

“当然是天后余声啦！不过，有一个叫梅梦然的歌手唱得也不错。”

沉重的话题被成功转移，梅苒笑笑，继续听她说，一顿饭吃下来也还算愉快。

不过等到要结账的时候，梅苒却有些笑不出来了，因走得太急忘记带钱包。幸好她翻随身的小包，找出了一张很少使用的黑卡。

谁知却惊动了餐厅经理，这个匆匆赶来的微胖男人额头沾汗，点头哈腰：“梅小姐亲自光临，实在是荣幸之至！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”说着递过来一个精致的纸袋。

梅苒接过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赶在上洗手间的田甜回来之前把他打发了。

“咦，这是什么？”田甜好奇地瞅了一眼她手中的东西。

“餐厅送的礼物。”

“这么好？吃个饭还有礼物送？”

三言两语说不清，梅苒只得含糊道：“大概我们是什么幸运客人吧。”

田甜深信不疑，梅苒见她对那礼物感兴趣，便随手送给她。

回到家时天色已深黑，一盏灯柔柔驱散黑暗，梅苒累得不想动，躺在沙发上和闺蜜微信聊天。

梅苒：“你去参加《中国好歌者》了？”

余声：“你看节目了？”

梅苒：“没有，只是听说。”

余声：“亲爱的，有空看看吧，我的第一首歌是献给你的。”

梅苒：“……”

余声：“对了，你堂妹也在，要不要我多多‘照拂’？”

最末二字，似乎不能只看字面。

梅苒刚要回复，手机就响了起来，屏幕上大大地跳动着“梅良之”三个字。她迟疑了一下才接通：“哥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？”

那端传来的声音有些急躁：“想想，你现在有空吗？然然的助理打电话说她喝醉了，我刚好又脱不开身，你帮我去接一下吧？”

仿佛怕她拒绝般，那边的人连珠炮似的报了一串地址后，就迅速掐断了电话。

还真是拿捏得分毫不差。

梅苒咬咬牙，只得认命地拿包出门了。

三十分钟后，梅苒到达会所，梅梦然的助理一看到她就像看见了大救星，立刻迎上来，小脸垮得像刷了一层过期的白漆：“然姐醉得很厉害，说什么都听不进去，不仅骂我，还打人，我一个人……搞不定啊！”

借着灯光，梅苒看到她脸上一个明显的巴掌印，手腕也印着一圈青紫，无奈地摇摇头：

“她现在在哪里？”

助理连忙引路，然而接下来看到的一幕，惊得她目瞪口呆。

只见平时皮嫩娇贵的大小姐，此刻正衣衫凌乱，被人毫不怜惜地箍住了双手，连拖带拽地从包厢里拉了出来。

天啊！她忙不迭地揉揉眼睛，一脸惊恐：“这样不太好吧，然姐如果知道我们这样对她，会不会……”

梅梦然看着瘦，但骨架大，梅苒则是纤盈那一类，哪里承受得住她的重量？愿意来接她还是心底默念了一百遍“她对我有救命之恩”后才做出的决定，一听这话直接松开手：“那你来。”

梅梦然便被放倒在地上，不知磕到了哪里，地板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，站在一旁的助理吓得腿都软了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，哪里还敢说什么话？

梅苒靠在墙上，准备休息一会儿再“动工”，这时走廊的光线突然一闪，她下意识地转头看过去。

只见几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走了过来，走在最中间的男人清隽如月华，依然是白天那身简单衣物，白色衬衫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。灯光流转，他那双好看得有些过分的眼睛静静地藏在这片柔和的光影里。

他似乎认出了眼前的人，若有所思地多看了一眼，脚步略顿：“梅医生？”

梅苒只看到他的眼眸深处，仿佛微微摇曳着一簇光。

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”

男人嘴上虽这么说，却没有丝毫实际性的动作，眼风淡淡一扫，他身后便有两个人走出来。

梅梦然的助理自看到这个男人时便有些不对劲，眼见地上的人披头散发、形象全无，时不时还冒个酒嗝，心里都快哭死过去了。

“怎么办怎么办？要是让然姐知道她在心仪对象面前这样狼狈失态，她一定会打死我的吧？”

那两个男人动作利落地将梅梦然拉起来，一左一右地架着往外走。梅苒回过神，刚想道谢，那人已然快消失在走廊尽头。她望过去，只看见一个挺拔身影，和那随风微动的衣摆袖口。

那声“谢谢”便哽在唇间。

眼见人都离开了，助理也快步跟上去：“梅小姐，你和刚刚那位傅先生认识？”

梅苒犹豫了一下：“算是吧。”

助理见她一副似乎不愿多说的样子，虽然满心疑惑，但还是没有再问下去。

出了门，梅梦然的米色保姆车就停在路边，上车的时候一个不留神，她的额头又磕了一下，人倒是有些清醒过来，扒拉着车门开始耍酒疯了。

经纪人去外地前还特地耳提面命过，这位大小姐眼下势头正盛，绝对不能闹出什么丑

闻。想到这一幕或许早被伺机而动的狗仔们拍了去，明天妥妥地上头条，助理小夏不由吓得花容失色：“怎么办，怎么办啊？”

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，不想这么快就失业啊！

梅苒也有点头疼，摸到梅梦然的手，在虎口处的合谷穴上用力一按。梅梦然疼得啊了一声，乖乖松开了手。

她顺势往里一推，人就稳当地坐进了车里。

“梅苒？”

梅梦然略睁开迷离的眼睛，认出眼前的人，呵呵呵呵地笑起来：“我跟你说了啊，我终于见到他了！”

她难耐地扭动着，双颊潮红：“他们拼命灌我酒，说只要我全部喝完，他们就告诉我Ansel的消息……没想到他竟然就在现场。”

“你不知道他对我有多重要，我这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唱一首他写的歌……”

“不管不管，我想追他，我要追他我要追他！我一定要把他追到手！”

梅苒躲着她身上冲天的酒气：“你醉了，回去好好睡一觉。”

梅苒又转头吩咐她的助理：“给她泡一杯蜂蜜水，空调不要调太低，她睡觉会踢被子。”

小夏一连应了好几个“嗯”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梅小姐，今晚上的事……能不能帮忙保密啊？”尤其是关于傅先生的那部分。

梅苒点头：“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”

夜风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，带着一股凉意，肆意穿过这片人间繁华。

梅苒走了一会儿才在站点打到车，路上她给堂哥梅良之发了条短信，告知任务圆满完成，随即一路沉默到家。

吹干头发，时间已过十点，梅苒坐在床边，只开了床头一盏小灯。

橘色柔光照亮满室幽静。

一会儿后，Pad里有清越的女声响起：“我是余声，非常荣幸参加《中国好歌者》……我一直在等一个人回来，今晚这首《你是世间最好的相逢》，献给她。”

熟悉的旋律盈盈溢出，梅苒静静听完，许久后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。

她把视频关掉，随手从床头拿了一本书，刚翻开，一株风干的紫色薰衣草便跃入眼中。

有些歌不适合深夜时听，有些回忆，却很适合在这夜深人静时想起。

三年前，她和发小余声旅居法国，正是薰衣草漫山遍野开得正艳的季节，她们相约一起出行，谁知在山城施米雅那通往普罗旺斯庄园的Leu Provence公路上，车子抛锚了。

两人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也没发现哪里出了问题，只能对着干瞪眼。

那会儿余声身上亲戚做客，心情有些暴躁，她用力踢了几脚车门，不知触动了车内什么装置，车子竟发出一声比一声尖锐的警报声。

“还是打电话叫人来吧。”

知道梅苒是法语盲，余声也没想指望她什么，幸好来之前自己恶补过一个星期的法语，二话不说就掏出手机准备求助。

梅苒听好友叽里呱啦地和人交涉，不知那边说了什么，她面色越来越不善，最后竟是用英文骂了一声。

“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余声气呼呼地摊手，“谁知道那法国佬乱七八糟在说什么，娘娘腔！他还一直问我说什么，真是有毛病！”

梅苒：“……”

“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”

余声很看得开，席地而坐，摆摆手：“等着吧。”

这一等就等到了黄昏，将近入夜，山风微冷，从漫山的薰衣草花田里低低吹下来，幽香浮动。远处的山谷里隐约传来阵阵铃铛声，和着牧羊人的吆喝，衬得这荒野的暮色顿时变得生动起来。

“看，有车来了！”

梅苒话音未落，旁边一道影子突然射了出去，她定睛一看，只见好友一边跑一边比着大拇指冲到路边：“Help！Please help！”

黑色的凯迪拉克慢慢停了下来，车身被夕阳余晖拉长，斜斜地映在地上，好一会儿后车里才有人下来。

余声见下来的是一个地道的法国大叔，人就有些蒙了，指着身后抛锚的车比画两下，间杂几句法语，弄得彼此大眼瞪小眼。她只得放弃，弱声问：“Can you speak English？”

大叔爽朗地笑：“Sure！”

两人便用英文调到了同一频道，愉快地检查车子去了。梅苒帮不上忙，只能站在原地等，借那黑色车子挡一挡山上冷风。

旷野间，如墨夜色簇拥而来，头顶上，星星闪烁，像一丛丛火焰，静静在天上燃烧。梅苒看得入了迷，收回视线时，不经意往车内一瞥，目光顿住！

后座的男人一身正装，修长的双腿随意交叠着，他应是刚从一场宴会上回来，眉间有几丝倦意，正微合着双眼养神。

这人通身的清贵气质，只怕不是出身寻常人家。

似乎察觉到异样的眼光，男人忽然睁开眼睛。

梅苒便猝不及防地撞进一道幽冷的视线中。

明暗浮动的光线在男人的深眸挺鼻间交错，那双眼睛如深潭般，看不见底，又似有无数旋涡，散发着无边吸力。

幸好只是一瞬他便移开目光，不知怎么的，梅苒忽然有些心慌意乱，后知后觉地发现手心出了一层薄汗。

那边隐约传来好友感激道谢的声音，车子应该是修好了。梅苒想了想，将发间别着的一株紫色薰衣草轻轻放在了挡风玻璃下。

她突然有些明白过来之前司机为什么好一会儿才下来，就像她莫名笃定，车里的那个男人虽一身淡漠，可内心柔软——因为他有一双她见过的最慈悲的眼睛。

跑车重新启动，梅苒坐在车上，回头见那黑色车子冲破渐浓的夜色一路驰骋，尾灯像萤火虫般一闪一闪，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中。

罗通德古堡在远山外若隐若现，一如她的心，似有些怅然若失，又不知这股心绪由何而起。而今，那淡得不能再淡的心绪又被勾起，梅苒拈着那紫花轻笑。

傅、时、谨。

原来这是他的名字。

算上今晚，他们已经见过三次了。

傅时谨刚到家，老太太听到动静走出来。

“时谨，回来了？”

老太太是傅时谨外婆的陪嫁女，半生孀居，看着他从小长大，傅时谨恭敬地称她一声“姨婆”。

两人间虽没有亲缘关系，却感情甚笃。

“这次准备待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三个月左右。”

他这次回国主要有两个目的，一是受人所邀帮忙进行古董鉴定，其二便是治偏头痛，后者需花费比较长的时间。

老太太一听，难掩喜色：“真的，没骗我？”

傅时谨眉色放柔了些：“没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老太太吃下了定心丸，开始絮叨起来，“以前啊，一年都难得见你回来一次，回来一次待不上三天又要走……你身上虽流了一半法国人的血，可这里才是你的根啊！时不时要多回来看看……咦，你手上拿的是什？”

“医院开的中药。”

老太太是知道他病情的，蹙起眉头一脸心疼：“最近还是夜夜失眠吗？那酒还是不要沾了吧，你也该多爱惜自己的身体，要听医生的话，把这病的病根彻底去了……”

她又婆口苦心地“数落”了一番，这才颤巍巍地进厨房煎药。

也不知那是什么灵丹妙药，这晚傅时谨破天荒在午夜时分入了睡，醒来时天色已大亮。

听闻他回国，好友叶岂寒特意一大早来电慰问：“偏头痛好些了吧？”

傅时谨想起昨夜难得的好眠，淡淡地嗯了一声。

那边更得意了：“我给你介绍的这位梅医生那可是绝对靠谱的，她专攻中西医结合方向，临床经验丰富，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！”

“对了，我听说你昨晚被一个小歌星缠上了？”手机里传来的笑声很是不怀好意，“我说都淡出圈子这么久了，想让你这大词曲家写歌的还是大有人在啊！”

“七年了，”叶岂寒话锋一转，语气听起来很是遗憾，“MR 也消失了七年，如果当年你们有机会合作，那该是……”

那边异常的沉默让叶岂寒察觉自己似乎说错了话，他连忙岔开话题：“听说这个周末A市有MR的追思会，你要不要……”

MR、MR，怎么老是MR？

叶岂寒心底暗叫不好，难道他也要像傅时谨那样……为这个不知是否还在人世的人而魔怔吗？

“她一定还活着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。”

叶岂寒听着嘟嘟嘟的余音，满心复杂。

同一时间，中医院里，梅苒忽然打了个喷嚏，她转头问：“田甜，你喷香水了？”

“是啊！”小助理捧着脸，原地转了两圈，“你闻出来了啊？”

“师姐，你说怎么就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呢？我们只是去餐厅吃个饭，人家就送了一套法国香水，”田甜现在还被这大馅饼砸得晕乎乎的，“我特地上网查了，还是限量款喔！”

梅苒笑笑没说话，想了想还是提醒一句：“以后香水不用喷这么多，恰到好处就可以了。”

“哎，《中国好歌者》的结果出来了！”田甜用手机刷着官方消息，啧啧道，“天后果然是天后，拿第一是实至名归啊！”

“咦？”她继续往下刷，“梅梦然竟然排在第二？！”

“撇去其他因素不说，梅梦然光是这张脸就加分不少，这真是看脸的时代啊！”

梅苒在一旁听着她小声嘀咕，停下翻看记录本的动作，难得分心想了下，十六七岁时的梅梦然是什么样的呢？

嗯，长得……比较潦草。

又黑又瘦，高颧骨厚嘴唇，笑起来眼睛不是眼睛、鼻子不是鼻子——和现在相比，气

质上简直有着天壤之别。

这变化要从梅梦然还是沈梦然的时候说起。

那时她十六岁，辗转从老家来到梅家，和周围陌生的一切格格不入，课业又严重滞缓，被养父梅清远送到国外“镀金”。三年后以练习生身份出道，以清纯的外表和甜美的嗓音迅速走红，又三年后，金光闪闪地归国。

那边突然又爆发出一声惊呼，打断了梅苒的出神，不等她开口询问，小助理已经一脸激动地蹦到了跟前。

“师姐师姐，你还记得我昨天说过，傅时谨这名字有点耳熟吗？天啊天啊！这样一个大人物……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！”

见梅苒没有什么反应，她捶胸顿足，几乎都要跳起来了：“就是那个知名的古董收藏家啊！之前新闻还报道过的，他将一枚白玉圆玺捐给了A市博物馆……”

似乎还没得到眼前人强烈的共鸣，田甜直接抛出了重磅炸弹：“师姐，你知道那白玉圆玺拍卖成交价多少吗？”

梅苒配合地摇头。

小助理夸张地伸出九个手指：“一亿多！都是真金白银啊，就这么眼都不眨一下地捐出去了。”她啧啧称奇，“我勤勤恳恳地工作，恐怕一辈子都赚不到一个零头啊……”

“一想到能见到他真人，我就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！”

梅苒原本正若有所思，一听到这里就忍俊不禁，轻拍了下她胳膊：“悠着点啊，他下个星期一才过来复诊。”

打趣过后，她就带着几个实习生进行早间的例行查房了。

一开始还比较顺利，等查到一位老太太时，梅苒发现她的情况有些不对，询问了一番，老人家吞吞吐吐，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一旁的护士解释道：“昨天……有一管针水没用。”

“胡闹！”梅苒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，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几个实习生面面相觑，护士又轻声说：“这个是病人自己强烈要求不用的，说是经济上有些困难……”

那药水是德国进口的，药效极好，只是价格昂贵，一支就要几千块，普通人基本上负担不起。

梅苒沉默。

护士又低声地跟她说了老太太的情况，丈夫早逝，靠着一份清洁工的微薄工资生活，老了又落下一身病，实在是晚景凄凉。

芸芸众生，也有高下之分，并非全然平等。

她这次确实有些考虑不周了，可……这药水不得不用。

“药水照用，医药费我会垫付。”

护士点头应下，有些欲言又止：“梅医生，这位老人家可能还需要请一个护工。”

梅苒疑惑：“她不是还有一个孙女？”

护士叹息：“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何况这还不是亲孙女。”

老人家听到这里早已热泪盈眶。护士看得心里更不是滋味了，偏过头去低声说：“她膝下无儿无女，那所谓孙女是捡来的。老太太艰难地把她拉扯大，没想到这丫头是养不熟的白眼狼……也不顾人病得多重，来一次就要一次钱，不给就骂骂咧咧咒人去死，还动手动脚。喏，老人家手上那片青紫就是她掐出来的……”

梅苒听了久久无言。好半晌后她才说：“那就请一个护工吧。”她又温言安慰老人家：“婆婆，您安心养病，其他的都不用担心。”

老人家感激地握着她的手，眼泪横流，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：“好人……一生平……安啊！”

在梅苒刚去查房没多久，中医部里就来了一个年轻女孩子，背着双肩包，眼睛四处打量。

听到动静，田甜从药柜下探出头来：“你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女孩摇头，“我是来找人的。请问梅再医生在吗？”

田甜听得一头雾水：“没在医生在吗？”什么意思啊？一大早的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？

“就是那个黑色长发，”年轻女生简单地描述了一下，“鹅蛋脸，眼睛很大很漂亮，长得很像古典美人的梅医生啊！”

田甜迅速会意：“你说的是梅苒梅医生吧？”

“啊？”女孩闹了个大红脸，“原来那是‘苒’不是‘再’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看得太急弄错了。”她先前还疑惑怎么会有人名字这么奇怪。

田甜倒了一杯水放在桌子上：“你找她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是A大美院的学生，我们最近有一个写生任务，主题是古风美人，我听同学说人民医院中医部有一个医生很符合要求，所以就想请她当我的模特。”

“梅医生去查房了，你可能要等一会儿。”

过了半个小时，梅苒和实习生们回来了，女孩又一次说明来意，实在是盛情难却，两人私下约了时间，她就离开了。

这个点没有预约病人，梅苒在办公室翻看实习生们整理的查房记录，细心地用笔在旁边批注。

手机突然亮了亮，一连串微信消息浮现在屏幕上。

余声：“天啊天啊，笑死我了！”

余声：“我们今早录制《中国好歌者》，你那堂妹昨晚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额头长了两只犄角，还一左一右对称，像小驯鹿似的！”

余声：“凸得太明显，那么厚的粉都遮不住啊，摄影师都不太敢给她特写，镜头一拉

近……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！”

这天后人前高贵冷艳，私底下又是另一番模样，梅苒早已见怪不怪。她收好手机，刚想起来喝口水，小助理就领着一个人进来了。

那人戴着鸭舌帽和墨镜，不过梅苒还是第一眼就认出她来。

很显然，田甜也知道了她的身份，激动地做着口型：“梅、梅梦然啊！”

梅苒语气有些淡：“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梅梦然将墨镜摘下：“梅苒，我嗓子有点痛，你帮我开点药。”

闻言，梅苒的视线轻轻地落在她压得很低的帽子上：“这种情况，你应该去挂耳鼻喉科。”

梅梦然自顾自地在椅子上坐下，随意扫了一圈周围：“你不是精通中西医吗？随便给我开点药就好。”

小助理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，这、这两人是认识的啊！她们……是什么关系？还有，等一下可不可以要个签名啊？

梅苒见她这无所谓的态度，心里明镜似的，如果不如她所愿，恐怕会纠缠不休，权衡了一下便做了决定。

检查过后，她发现梅梦然的喉咙确实发生了轻微灼伤，便问：“最近饮食如何，有没有吃什么刺激性的食物？”

梅梦然低声答：“吃了醋，”声音越来越轻，“很多很多的醋。”

梅苒一怔，似是不敢相信。

“哎呀！你不要再问了。”梅梦然有些不耐，“给我开点药，贵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药效一定要好！”她现在连吞口水都有些痛，而且过几天还要录节目。

最后梅苒还是开了几味温和的中药，嘱咐她饮食要清淡，多吃些稀软食物。梅梦然心不在焉地应着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。

送走梅梦然后，梅苒接到预约病人的电话，被告知临时有事脱不开身，于是又重新预约了一个时间。

挂断后她扫了一眼手机，发现微信又有几条新消息，一一点开。

余声：“对了，我再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！”

余声：“前几天录节目，梅梦然私底下找我，问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声音变得更有质感。既然她都这么诚心诚意地问了，我自然要拿出自己的独家秘方啊！”

余声：“于是我就跟她说喝醋对嗓子有益。”

余声：“没想到她真的去喝了，我的天！听说还伤了嗓子，结果第二期节目录制，她自然排名垫后啊，她的经纪人不知有多头疼……天知道，我真的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”

这样一来，一切来龙去脉都可以解释得通了。